

走向藏東高原的挑戰

在公元 2004 年的夏天(從 6 月 7 日到 6 月 21 日)用了 14 天,由中國雲南省麗江的寶山石頭城徒步出發到四川省南部屬於稻城縣的亞丁國家自然保護區的活動,對我個人而言是一個走向高原的挑戰.就徒步的路線來說,從地理位置上看,雖然地處雲南省西北角的金沙江邊,以及四川省的南部,但從地形上看,卻是屬於西藏高原東部的高山地形.徒步穿越這個區域的念頭,早在 2002 年年底已經初步形成.但當時的想法,只想從擁有盛名的女兒國---瀘沽湖,這個美麗而又被譽為當今世界上最後一個母系社會典範的高山湖泊,開始穿越到亞丁自然保護區,這一段傳統上被人們認為經典之旅的 8 到 10 天的行程.當然這也是與這段路的歷史淵源有關,提起歷史,那就得從 20 世紀 30 年代曾以代表美國地理雜誌前來亞丁這一帶拍攝了大量圖片,以及發表文章後轟動一時的美籍奧地利人約瑟夫洛克 (Joseph Rock) 說起.洛克是植物學家,早年以研究納西文化為由長年(從 1922 到 1949 年)定居於雲南省的麗江.據說他曾就亞丁的美景說過這樣一段話:“在整個世界裡,還有什麼地方有這樣的景色,等待著攝影家探險家!”.說到亞丁自然保護區,她是以三座美麗而壯觀雪峰為主體的園區,藏人稱之為“念青貢嘎日松貢布”,意為“終年積雪不化的三座護法神山”.是早年由五世達賴所賜封.三座神山呈品字型,北峰仙乃日(海拔 6023 公尺)意為“觀世音菩薩”,南峰央邁勇(海拔 5958 公尺)意為“文殊菩薩”,東峰夏朗多吉(海拔 5958 公尺)意為“金剛菩薩”.

本次徒步穿越的成員共兩人,我和老友王兆復,往後就暱稱老王.具體行程和路線的最後決定是在今年年初.把原先從瀘沽湖到亞丁的行程向南延展,另加四天,變成從雲南麗江的寶山石頭城出發到永寧(瀘沽湖離永寧只有二十來公里),然後由永寧繼續前往亞丁.這個決定光是從地理和人文景觀上來說就已經是非常值得,再加上歷史背景的因素,那更是絕對的正確.據說當年元代忽必烈南下攻打雲南大理國的第一站就是寶山石頭城.石頭城地勢險要,三面環山,正面是緩坡臨江,可以說是金沙江與陸上交會的一個切口,也是水運登陸的一個灘頭.石頭城恰恰是建立在離江面約五百多米高的巨岩上,就像一座天然的堡壘,把守著由江面到陸地的門戶.大有一夫擋關萬夫莫敵的氣勢.不難想像這裡之所以是古代兵家必爭之地.石頭城現有的村子,大約有百戶人家,他們清一色都是納西族人.整座城只有兩個入口,一個城門是往山上開的,也是現今的主要的出入口,因為現有的公路和客運站就設在石頭城背山的半山腰上,另一個城門是臨江面而設的,並建有土牆圍護左右.但因現今這一

段的金沙江並不通航，所以此門形同虛設。整個村子的民房都是依山石的地形由高向底而建，充分的體現了人類順應大自然的本能。在後山以及左右的山坡地上也有好幾個村落。在行政上這些村落也都同屬於石頭城，他們一般都以，一村或二村，三村等稱呼來區別。

話說具體行程，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段四天，是由石頭城到永寧。在永寧整修一日。第二階段就是由瀘沽湖（實際上是從永寧的溫泉村開始徒步）到亞丁。

先說第一階段，6月5日下午我們住進了石頭城的木家客棧。6月6日在石頭城整修一日。6月7日正式上路。我們是由石頭城左邊的大山太子山又稱太子關上山，這是一座大石山，山高三千多公尺，石峰嶙峋，高聳入雲霄，像是一座天然的石屏障，所幸在50年代初，在山峰的高處開鑿了兩條隧道，使我們的攀登減少了不小的難度。這一段山路雖然有數千公尺的高度，但大致是沿著金沙江逆流北上，不時還可望見山下滾滾大江流。下午江水慢慢的離開了我們的視線，四時左右我們到達了當天的宿營點，柳青位於大山谷的上頭，在這裡植被比較豐盛，到處都有樹木，這一點與石頭城一帶沙化嚴重的山體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6月8日上午十時左右，我們又背上行囊繼續往奉聯的政府所在地奉聯出發，我們整整走了七個多小時的山路，繞過一山又一山，還好山路還算平整而且大半都在半山腰上繞著走，這時的金沙江只能偶而從兩山之間看到，但我們今晚的目的地就是金沙江邊的一個渡口。要到渡口還得先經過奉聯，奉聯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小城鎮，這裡有納西族藏族也有漢族居民，同時以其說是城鎮還不如說是個小聚落，因為這裡只是一個有一條小街的小鎮，從這裡到江邊還得走一個多小時的下坡路。下午五時左右我們抵達奉聯並在當地請了一位年輕人給我們領路，去渡口擺渡的史先生家裡。六時許到達史家並在他家的院子裡紮了營帳過夜。當晚老史又幫我們接恰好第二天過江之後替我們馱背包的一匹馬及替我們領路的馬夫小和。

6月9日八時許老史和他兒子領了我們倆人上船過江。這裡的江面特別寬，江水也比較平緩，兩岸都有一片寬廣的泥沙地，果然是天造的好渡口。據稱元代忽必烈的大軍就是在這裡渡江南下。沿江近處的山頭上有些舊碉堡的殘牆遺址，據稱就是元代留下的古建築遺跡。當我們過得江來，昨晚約好的馬夫小和早已在對岸的江邊等著我們。我們走了十來分鐘就來到我們的馬夫小和家的村子拉伯。拉伯是摩梭族人聚居的村子，面積非常的大，並且相當的富庶，我們經過了一所小學時，發現有不少學童是寄宿生，原來鄰近所有村子的學童都來這兒上學。我們走了將近二

十來分鐘才過了拉伯,忽然發現我們走上了一條土石公路上,才知道這裡已經有土石路與永寧相通.過了村子我們又開始不斷的往山上爬,當天晚上的目的地是在半山上普米族人的聚落格瓦.普米族人又自稱西蕃.下午六時許來到格瓦,並在格瓦村委會院子裡的籃球場上紮營過夜.

6月10日早上九時整上路.這一天我們要攀過的是第一段路上的最高點,要攀過將近三千五百多公尺的高山樑口,而且還是一段原始雨林區,所以也是比較艱苦的一天.因為我們所經過的這些區域,全部都屬於藏傳佛教教區,所以每當攀過一個高山樑口時,總是會看到有經幡飛舞,有時還會看到掛滿破舊衣物鞋帽的樹林,會令人有些毛骨悚然的感覺.原來這是村民們爲了替家中病人祈求平安的習俗,把病人用過衣物留在山上,日子久了就像是個垃圾堆,不但是不衛生,而且有礙觀瞻.下午五時左右,我們來到一個視野遼闊切口,終於看到了山下遠處這一段路的終點站永寧,同時也看到了久已聞名的瀘沽湖和與之不可分割的名山獅子山.從三千多公尺高山上,瞭望兩千多公尺高山湖泊就像在看平原底地一樣.我們經過折騰了一整天,我們終於在當晚八時許到達永寧.

6月11日用過早飯,就坐上小的土.到瀘沽湖逛了一個大半天.瀘沽湖位於雲南和四川的交界處,是個兩千七百多公尺以上的高山湖泊,四周環山,湖水寧靜,南北長,而東西窄.湖中有四到五個較大的島,其中如里務比島是人們遊湖所必去之處.湖面的三分之一屬於雲南,其餘屬四川.湖邊住的是摩梭族人.瀘沽湖之所以如此神秘誘人多少是與此地摩梭人的走婚需習俗有關.瀘沽湖的摩梭人是當代唯一的母系社會.女人當家作主,家裡當然也有男人,都是家裡的舅舅.因為走婚的習俗,父親是不負養育子女的責任,孩子都是由女方的舅舅撫養.家裡的財產是由老祖母或最年長的女性成員負責分配.下午回到永寧,又坐車去了溫泉村泡湯(洗溫泉澡).

6月12日早上先到菜市場買了路上要用的一些食品.然後坐上小車到徒步的起點,背上背包又開始了我們第二階段的旅程.這一天的目的地是利加嘴村.早上是由老王全權買辦,買了大批的新鮮的蔬菜和水果和兩斤火腿肉,使我們的背包頓時加了不少重量,上山徒步變的艱苦無比.

離開利加嘴還有一里多的路上,就在一個林中空曠的山坡地上,這裡不僅是因為風景太美了,而且我們也是太累了,馬上就地紮營做飯,把最沉重的蔬菜和瓜果,一股腦兒煮了吃完.

6月13日照例早起做飯收拾營帳,剛巧有一批七人一組的青少年路過,說是從溫泉村出來要上山採雪茶,還有三匹馬.看到我們沒有性口

馱行李,走的又是同一個方向.這一筆交易馬上談妥,讓他們的一匹馬替我們馱兩個背包到下一個站點屋腳蒙古鄉政府所在的屋腳一區.這一段山路當然還是上山下山沒完沒了,但大的趨勢還是下山比較多.下午四時許馬隊到了屋腳一區的土石公路上,村子的入口處.他們就把我們的大背包卸了下來.原來由於這裡是鄉政府所在地,所以已有原始公路與木里縣相通.屋腳蒙古鄉的主要居民是以彝族人口佔多數,但也有藏族等其他民族.且說老王素來步伐較慢,尤其是下坡路,所以只有我一個人緊跟著馬隊先到了,到了就只好守在行李旁一邊和一些村民聊天,一邊在等著老王.結果等了一個小時都過去了人影還是沒有看到.最後忽然有位村民前來跟我說,你等的人可能已經離開了村子走了.我說這那有可能,我就在村口等,他怎能過去而沒有看到.結果一問之下原來這村子有兩個入口,顯然他是從另一個入口過去的.心想他除了照相機和身上的單衣之外,連喝水的水壺都沒有帶在身邊,如果走失了,他今晚可有苦頭要受了.我馬上行動,把兩個大背包交托給村口第一家人照顧.即刻沿著土石路的方向追去.並且在村子裡問了一些看過他的人,答案可都不是很確定,有的說是半小時前,有的說不久前,但我還是一路追過去,半小時過去了,依然縱影全無.而且還有一些岔路,心中定下來一想,如果這樣盲目的追下去,後果可能不堪設想.最後決定回頭找人幫忙.就這樣回頭又往村子裡跑了一趟,半小時又過去了.原本想要到村裡借個電話,因為老王身上帶有行動電話,但大失所望,原來這個村子還不通電話,所幸我寄放行李的村口第一家的斜對面是一個森林防護單位,其中一位年輕楊姓藏族救護隊員是我到達村口時所見到的第一人,並看到他們的單位裡有一輛電動機車.於是,我即刻向他求助.他馬上開動了機車,我們一同上路追去,沿途不斷向村民打聽消息,因為他熟悉當地的情況,我們很快就掌握了老王的去向.我們足足追了一個多小時,已經是午後的七點多鐘了,看看天色已經開始變黑,並且已經追到山區最高也是最後的一個村子了,老王如果過了這村子,就再也找不到投宿的去處了,所幸就在這個緊要關頭,看到了老王由兩個彝族小孩帶著在公路上往上山的方向走.一場潛在的悲劇總算就到此為止.這一天我們折騰到晚間十一點才得休息.第二天(6月14日)我們決定就地整修一日.並利用這一天,接恰好往後替我們帶路和馱行李的兩位彝族馬家叔伯兄弟.我們約定由他們帶領我們到前往亞丁的方向,一直帶到進入亞丁園區之前最後一個村寨嘎洛村.也就是在攀過第二段路程中最高點之前的最後一個村寨.

6月15日我們四個人和兩匹馬早上十時出發。一路上山，先是過了屋腳鄉所有的村寨，然後又過了羊欄子，牛棚，和達克谷多榭口，又在半山上繞過了卡爾牧場，再上雀儿山，晚間就在雀儿山上的一個牧場紮營過夜。今天這一段路的高山上，由於海拔高，除了山石，牧草，犛牛和不停的上上下下之外很少有太多的變化。晚間六時許，天氣非常寒冷，山風呼呼地叫，並且冷中帶雨，我們就在一個空曠的山坡地上，並有一段石塊堆積的殘牆邊，牆上還斜依著兩條大木樁，我們之所以選擇在這兒紮營，是因為給我們帶路的小伙子，有一位藏族的朋友及其家人就在這兒放牧，所以他們可以借到一張大塊的塑料布並利用那兩條木樁做他們的遮天。而且就從周圍到處都是垃圾和破酒瓶的跡象看來，可以判斷這兒是過往村民常用的宿營點。晚餐就在他們的遮天下生火煮飯渡過的。小伙子們又跟我們要了一些錢去買了他們愛吃的犛牛酸奶餅。這個晚上我和老王都出現了一些高原反應，各自躺在自個兒的帳棚裡，都是一夜不能成眠。

在走過這一段路的過程中，有一事是很值得一題的。從羊欄子到牛棚之間，是有名的螞蟥區。螞蟥是一種蠕行的吸血蟲，生活在多水或潮濕的地方，在沒有吸血之前，體型大致像蚯蚓一般細小，但其長度只有蚯蚓的四分之一，可是一旦吸飽血之後，大的可以腫脹的像個乒乓球一般大小，小的也有小鳥蛋一般大小。當它們附著在人體或蓄性身上時，千萬不可硬硬拉扯下來，否則它在傷口上留下的殘體會因而導致發炎生膿。所以最好是用火攻或者是撒上一些食鹽，鹽是它的致命傷，鹽會把它化成一攤水。幸好我們出發前早有傳聞，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並買好了一包食鹽備用。當我們經過這一區時剛好是大雨過後的晴天，地面和草地上都是濕漉漉的，也正是它們活動的好時光，但大雨已經停了，可以說是不幸中的大幸，因為這一來只要我們小心的走，只要不接觸到小徑兩旁的花草和灌木，小心的走在小徑的中央，就可以把它們的活動看得一清二楚了。我們可以看到它們就像海底的水草一般，一頭把身沾在石塊上，另一頭就像海草一般在空中搖晃，隨時準備附著於過往的獵物身上。真讓人看了感到心驚肉跳，好在我們已有備在先。只要一把鹽就可以把它們解結。可是我們的那兩匹馬可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不時發現它們的嘴角旁的臉頰上和四肢上都給螞蟥叮上了，還好都給我們一一撒上一把鹽除掉。

6月16日草草吃過早飯以及喝完兩個小伙子煮的酸奶茶之後就收拾行囊上路。這一天的行程除了早上有一些上坡之外，大致都是一路下山，而且都是在雨林的山徑中走。除了樹林就是偶而出現在林間空地的小草場之外，並沒有太大的變化，目的地就是山谷底下的邛引村以及更遠的

通天河邊。這一天因為昨夜沒睡好覺，而且又是下山坡，老王狀況欠佳，他走的特別慢。這一天才走了六個小時他就宣布要休息了。

時刻是下午三點，也是我們今天出發以來首次正式停下來吃中飯的地方（然而事實上也是晚飯）這裡就是林間空地上的一個小牧場，當然也是個山坡地上的小草場，四面有密林環繞，中央有條小小流水把草場一分為二，間中還有幾株古樹點綴，左右邊緣分別建了兩座簡陋的小牛棚，山坡對面的遠處，是一座四千多公尺的大石山，山勢雄偉，夕陽的餘暉照在雲層後面若隱若現的峰頂上，金光閃閃。靜悄悄的躺在山坡的草地上欣賞。這不就是人間的世外桃源了嗎？今晚這兒就是我們的家。

6月17日我們按例，吃完早飯拔營出發。先是上山進入雨林，然後又是一路下山。終於在上午十時左右到了山谷底下，並且看到了另外一個真真實實的人間世外桃源--美麗而富庶的藏村邛引。從山上向下望，山谷底下狹長的平地上，處處都是美麗而富庶的籽稼，大河就在山谷的邊緣上流過，河水旁是個小小牧場，牛馬成群。牧場的另一邊是農地，恰好正逢收割的好季節，農地上到處都是農忙的人群。另一邊的山坡地上，點綴著一幢幢莊嚴而肅穆的藏房。藏房的特色就像是個碉堡的平頂樓房，門窗上有色彩濃厚的雕飾，家家戶戶都有圍牆圍著個大院子，這兒的另一個特色就是每家每戶的院子裡，好像都擁有一個大圓盤的電視天線。

過了邛引，我們又開始不停的上山。一直到了中午過後才開始下山。下山的途中，穿過土石路旁的小村鎮，盧杜村，並在那兒的小賣部買了一瓶飲料，然後沿著小徑繼續下山。一直到下午六時左右才下到通天河邊的土石公路旁。之後又沿著公路我們穿過通天河上的大石橋，到河對岸的公路上，向著往水洛金礦的方向走去。通天河也是金沙江上游的一個支流，沿河到處都可以看到河邊挖洞開採金礦的跡象，還有一些掏沙的船隻，停在河邊打撈河底的泥沙。當晚我們就在河邊一個小台地上紮營，在濤濤河聲相伴之下，度過了一夜的喧囂大夢。

6月18日今天的目的地是嘎洛村，但我們必經過河邊的水洛金礦，所以只好沿著河邊的公路走。公路上幾乎看不到車輛只是偶而有一兩部當地村民用的機車。走了大半天只看到兩台四驅車，都是城裡人來山區旅遊的。途中經過不少藏村，也有小學。下午兩點左右終於過了水洛金礦，下一個目標就是稻城縣境內的嘎洛村。嘎洛村是在山上，所以我們必須離開通天河往山上走，這一次是幾乎一路上山，到了下午七時才到達山頂的藏村。這裡沒有通電，也沒有小學，連孩子們都不通漢話。反而是有些年長的一輩的還能說上一點。村子看上去還是以農牧為主，但經過我

們細問之後，才知道他們主要的經濟來源還是靠採集蟲草為主，農牧業是副。但從外表看上去，還是一個蠻富庶的村寨。

當我們到達之後，天就開始下雨，第二天還是持續下了一整天。所以在到達的當晚我們就在一個叫翁地的藏民家投宿。翁地一家四口，大約有三十來歲，夫妻膝下有一男一女。他們的家當然是個藏屋，藏房的格式，如前文所述，都是清一色的兩層碉堡式的土磚木結構。前院有圍牆，牆內是家禽和牛馬活動的場所，當然也少不了一頭看家的惡犬。屋子的唯一進口就是院內的大門，門內的第一層也就是底層沒有窗戶是專門飼養豬牛等性口的泥地。有樓梯引上二樓，第二層才是住屋，是木板地，樓梯上來的第一間是儲藏室，隔了一道大門才進入起居室，起居室是個大廳沒有分隔，大門的正前方靠牆的一邊是個火塘，火塘終年不熄火，火塘上面放著一個大水鍋，水鍋煮的開水是用來打酥油茶的。火塘頂上有天窗，可以讓煙霧引出室外，火塘後面的牆上是佛壇，但很令我們大吃一驚的是，佛壇上面供奉的並不是藏傳佛教的達賴喇嘛或者任何活佛的佛像，而是中國各地不再常見的毛澤東劃像。佛壇上還供奉了幾杯酥油茶，每當女主人打好一壺茶之後，第一杯就被放在佛壇上供奉。火塘兩側是活動的空間，一邊是全家人就寢的地方，另一邊是女主人做活的地方。而我們兩人就睡在火塘邊。因為這裡還不通電，白天屋子裡光線也不是很充足，而晚間則用了一個小型太陽能電池，點了個小燈照明。主人說是用了千元人民幣，從稻城縣買回來的。起居室的大門外的儲藏室裡有一條藏族特有的樓梯，是用一根木柱子的一邊鑿了些切口做成的木梯。從木梯爬上去是閣樓，用來涼乾農作物的地方，間中還掛了一些乾肉之類。閣樓只有房子面積的一半，另一半是用來曬五穀的曬穀場，是一個塗了泥漿的平台。因為連續下雨，我們就在翁地家住了兩晚。天氣依然不會變好但我們也已經非走不可。商定好第二天由翁地夫人的大哥車立先生領兩匹馬帶我們走兩天到亞丁。

6月20日 這一天我們就在陰雨和泥漿滑坡地上上路，目的地是嘎洛牧場。一路靠著堅強的意志力在高原上和高山陰雨以及泥漿作鬥爭。我們艱苦的翻過了查無其樞口，兩點多就到了嘎洛牧場的一個牛棚。這一晚又是大雨我們三人將就擠在一個又髒又漏水的牛棚裡。

6月21日 這一日是陰天，謝天謝地沒有雨，但是地上還是到處泥沼，同時雖然是在四千多公尺以上的高山上，除了看得到你走著的山頭，四周還是茫茫一片霧海。這一天我們又翻過了最高的日薩樞口。下午開始下山，慢慢可以看到一些樹木了，下午三點我們終於到達了我們的目的地，亞丁公園的沖古寺。徒步全程到此告一段落。

結束語：啊美麗而壯觀的神山呀，爲了一睹你們的神采，我不遠千里欣然而至，卻又悻悻然而歸。心中難免不無遺憾。對於虔誠的佛教徒而言，一定認爲是我們拜山的誠意不足，所以無緣一睹諸神山的容顏。然而對愛山的我們而言，美景當前，無緣一見，的確是憾事一件。然而徒步登山的目重在完成，能把過程從開頭到結尾順利的完成，就是成功。至於能看到美景固然是喜，看不到也不見得是悲。

最後，我要向大家提供有關亞丁旅遊的季節參考。事實上，出發前我們明知六月到九月是亞丁的雨季，只有十分之二的機會是晴天。所以也從不怨天尤人。亞丁旅遊的最佳季節是從十月到十一月的秋季，或者是三月到五月春暖花開的季節。但是有時依然會碰到大雪封山的可能。